

对中国经验和江西记忆的思考与抒写

对江西历史和地域文化的回望与审视

对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的描摹与提炼

对民间幸福和民间诉求的叙述与体悟

刘上洋 主编 ■ 散文卷 ■

江西六十年

JIANGXILIUSHINIANWENXUEJINGXUAN

文学精选 [1949-200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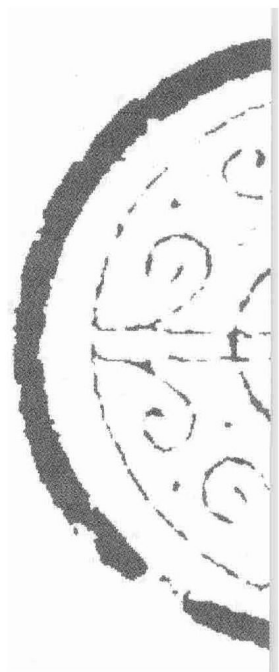
刘上洋/主编 ○散文卷

江西六十年

JIANGXI LIUSHINIANWENXUEJINGXUAN

文学精选 (1949-2009)

4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 散文卷/刘上洋主编.—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80742-792-6

I. 江… II. 刘…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江西省-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8.56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52773号

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 散文卷

刘上洋 主编

出版人	姜钦云
责任编辑	姚雪雪
美术编辑	方 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26.25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5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42-792-6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网 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在中国的版图上，由章水和贡水而汇于“赣”，又由赣之五河而汇于鄱阳湖，再由鄱阳湖而汇于长江奔向大海，这是江西地理水域的自然流向。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努力，我们终于有了一套精神长河式的鸿篇巨制——十五卷册《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卷帙浩瀚的文学作品集，融汇了几代江西作家的心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喷薄而出。文章彪炳，作家辈出，洋洋洒洒，蔚为大观。

六十年的江西文学，珍藏着江西人民的光荣记忆。发生在江西大地上的革命斗争历史，为江西儿女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江西作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创作源泉。可以说，正是因为拥有革命历史这座“富矿”，才造就了新中国的江西作家队伍，奠定了江西文学不断繁荣发展的基础。六十年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纵贯江西文学的发展历程，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风景这边独好”。有着“红色情结”的江西作家，满怀珍视的情感，始终自觉地深入开掘这座“富矿”，从中汲取诗情画意，提炼主题、情节和形象，生动表现了江西人民为新中国诞生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他们以小说、诗歌、散文、电影、戏剧等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为人民前行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也为发展中的江西文学注入了以红色为象征的

时代品格、精神内涵和文学特质,使得江西文学在中国文学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历史上,江西文学积淀深厚,群星璀璨。“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位领军人物就生活在江西;东晋以来,陶渊明、黄庭坚等也把自己的身躯和灵魂安顿在这一方绿色山水,成为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初唐四杰”王勃留下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绝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审美情操。

进入20世纪后,新中国的江西文学与传统文学紧密交汇。伴随着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春风,江西文学更是经历了一个集中爆发的井喷时期。这段时间江西文学有如大河奔涌,浩浩荡荡,横无际涯。表现尤为活跃的江西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全国文坛上为江西赢得了巨大的荣誉;接着是江西电影一部接一部在全国叫响,折桂众多的“金鸡”奖和“百花”奖,长江和鄱湖之滨的水城九江居然有了“电影之乡”的美誉;绵延了几近半个世纪的江西谷雨诗会在群众中产生广泛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江西的散文创作风起云涌,以集团军的形式向中国文坛挺进,被评论界称为“江西的散文现象”。这一个个可圈可点的文学佳绩,是现时代江西作家对辉煌文学传统的对接与重续。可以说,人世间千万个平常时日流淌过去,方始出现这样一个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时期。许多优秀作品的诞生,许多文学现象的出现,都集中发生在较短的时间内,一如整个太空的电流汇集炸响,形成江西文学史上亘古未有的奇观。

我们深情回眸历史检阅江西文学的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进程,又为江西文学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多更好的具有江西特色、江西风格、江西气派的传世之作就在我们激情的笔端。大时代必然呼唤大作品。大作品是以它的气势、内涵、概括力和穿透力雄踞重要的历史地位,成为某个时期某个阶段的扛鼎之作和

领衔之作。大作品之所以称之为大，决不是因为它的尺幅之大、口号之大、架子之大，而是由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所决定，由它在艺术上的创造性和特殊性所奠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大作品它的本质在于它的完美性，它的新颖性，它的原创、鲜活和发现，它对既成观念的颠覆和改造。一句话，在于它对艺术本体是否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在于它是否为艺术史的演进增添新的篇章和内容。六十年的江西文学让我们收获了感动和自豪，也收获了责任和信心。江西几代作家的呕心沥血，让我们分明已领略到了朝向未来、蓄势待发的蓬勃力量。

在眺望之中，江西文学如同一条水天相接不断延伸的远方地平线，它永远引发人们的希望，推动人们去追求，但是又很难能够最终接近它和占有它，如同那比天空和海洋还要辽阔丰富的心灵一样，让人永远生发出一种新鲜而诱人的憧憬。我们离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距离，也许只有一步之遥，但是这一步却需要用九十九步的努力和艰辛加以完成。这九十九步的一半只是这一步，这是一个超数学。文学本身就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巅，所有的努力都在寻找无限的高地，正是这一点，才促成我们江西作家永不停步奋力攀登！

2009年8月

目录

CONTENTS

徐远略

松涛/001

杨尚奎

艰难的岁月/003

熊述隆

井冈杜鹃红/006

蛙声赋/008

蟋蟀梦/011

读铭/015

鲍嘉龄

喜庆厅礼赞/018

黄润祥

翠夏春园/022

彭作雨

香水渡/025

熊光炯

太华登临记/030

程关森

苦瓜赋/036

吕云松

跃过葛洲坝/038

匡建二

花船/042

沈世豪

山城水清清/045

郑云云

爵士乐手/048

走九寨/050

该开花的时候开了/054

陈政

神殿五题/057

张绪佑

庐山观云/065

李耕

瓢斋小品/067

鲶鱼之酌/072

散文卷

目录

CONTENTS

陈蔚文

舞者/075

弦歌/078

摩罗

家在江西/083

陈然

年关/087

油菜花开/090

韩京承

庐山有棵“抗日树”/093

梁琴

古驿道上/097

白鹿洞书院/101

南方女人南方的雨/105

肖麦青

穿行于碑林中/109

李晓君

影像,或独白/112

乡村医生/118

李前

雪域极地之思/121

傅修延

百岁童心徐先兆/124

温燕霞

花解语/128

孙建平

街角,令人伤感的风景/134

赵青

村居杂记/140

江子

乡村影像/143

周家村笔记/149

安然

你的老去如此寂然/158

伤花开在光阴里/169

刘伟林

阳光之下 泥土之上/175

遍地鲜花/179

刘上洋

- 寻找柏林墙/182
一张小桌和一首名词/185
九江赋/189
好望角/192
双头鹰的国度/196

褚兢

- 珠玑巷/205
青铜火焰/208

洪洲

- 山集/213

范晓波

- 正版的春天/216
天上的门/222

阿袁

- 书饰/229

王晓莉

- 尘路/231
怀揣植物的人/236

傅菲

- 烈焰的遗迹/241
米语/246

饶洁

- 飞鱼/251
鸟语浸染的村庄/257

杨振雪

- 荆轲单刀对王朝/263

程维

- 寡酒清欢/273

石买生

- 黄金屋，颜如玉/277

姚雪雪

- 时光的面容/280
在医院/286
时间的刻度/294

武向春

- 藏身在我每个念想中/302

李国强

- 凤凰赋/307

熊伟明

- 思绪絮语/311

胡刚毅

又是梅子飘红时/316

刘 华

浒湾再访金溪书/320

爱唱山歌的修水/325

叩问石塘寻洛阳/330

铁 马

顺着一条土路寻找父亲/335

傅玉丽

遥看街头的风景/338

丁伯刚

内心的命令/344

张慧敏

青 丝/352

邓诗鸿

做一枚清瘦的补丁/355

李凌云

山巅笔记·动物篇/360

龚文瑞

黑白苏州/367

朱法元

老 屋/370

晋祠清思/373

少时苦忆/376

刘 畅

寻找鄱阳湖/386

夏 磊

秋以为期/389

蓝燕飞

岐 黄/393

汪 峰

春天的几个道具/399

后 记/405

○徐远略

松 涛

我爱松涛。更爱高山上的松涛。

松涛曾吸引我，甚至是迫使我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大自然。我感到大自然雄浑的气魄，并从这雄浑气魄中感染到陡然增长的力量，强烈地冲动起来，想立刻举起双臂推开一座山，掬起一江水。

空手走路也好，挑担上山也好，当经过山脊或者山麓的一片松林时，我禁不住要坐下歇息一会儿。没有风声，没有鸟语，只能听见自己的心在剧烈地跳动。绿草如茵，山花满地。我的心弦逐渐缓和下来，情绪也逐渐变得闲散开来。短短的几分钟里，宁静占有了一切。

然而，突然地，但又是轻悄悄地一个声音出现了。像一线海潮从十分遥远的——遥远得目力刚刚能看到的地方，慢慢地翻卷前来了。又像是一支万马奔腾的骑队，在隐约可闻的战鼓声中，在不可探测的前方震地而来了。是什么呢？在什么地方呢？好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又好像已经飞溅到身边……

当我的思想还来不及作出正确判断的一瞬间，它突然神奇地已经倾泻到我的面

前。原来好像它还是在一个方面的远方，而顷刻间，它已经从四面八方向我冲击过来。它呼啸着，翻腾着，像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被卷进了松涛的风暴、松涛的旋涡中，刚才看来还是那样淡泊、驯服的河山，骤然间变得地动山摇、万物起舞了。

这是强力的大自然之歌、生命之歌。这歌声揭示出朝气蓬勃的青春，也涤荡了我满怀的疲惫，给我以激动。在我的眼帘里会急速地闪过一幕幕我曾经那么熟悉，或者是能够想象得来的壮丽的情景。我身不由己地会立刻跳起来，想抡起巨大的铁锤，像钢铁工人那样锻打火花四溅的铁块；想手举长篙，像放排工人那样投入战胜激流暗礁的生死搏斗；想手执红旗奔向硝烟弥漫的敌阵。我心里充满着那种只有投入一场剧烈劳动或战斗时所特有的喜悦，并确认只有能奋发无畏地劳动或战斗，才无愧于眼前这壮丽的山河、磅礴的气象。这时，我会感到自己的身心已经和这无边无际的汹涌澎湃的松涛交融在一起了。

只有这样，当刹那间风静树止、涛声杳然以后，当我沉浸在仿佛经历了一场剧烈劳动或战斗后的宁静的休息时，我才了解眼前顿时平息、淡泊下来的河川山谷并不是沉寂酣睡的，并不仅仅是一度又一度变换着春妆秋色的风物，而是每时每刻都迸发着生命的火花的熔炉，涌流着幸福的泉源。我才想起这里每年该有多少绿叶从萌芽到繁茂，该有多少花朵怒放、果实金黄。而在山谷、河床的深层，翻滚着的乃是无穷无尽的永不熄灭的烈火般的熔岩。

空手走路也好，挑担歇肩也好。经过山脊或者山麓的松林时，我总要在那里坐一下。像一个满身污汗的人渴望淋浴一样地期待着那似乎从天际呼啸前来的松涛。如果在我住处的周围耸立有苍郁刚劲的松林，我总是打开窗扉，并且时常提醒自己跨出房门到松林里徜徉片刻，让我的心朝朝夕夕和着那奇妙的低吭的松涛，怀着真正劳动者、战斗者的奋发，走向永远召唤着我的战斗。

（原载《人民日报》1959年4月，收入《江西三十年小说散文选》）

○杨尚奎

艰难的岁月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是艰苦的，同志们在同生死共患难的斗争中产生的阶级友爱和深厚的革命情谊是非常感人的。

五岭深山里的天气是很凉的，陈毅同志在一首词里这样写：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

露侵衣被夏犹寒，

树间唧唧啼知了。

满身沾野草。

我们住的棚子里，是一个大通铺，特委负责同志加上警卫员、炊事员等，十几二十个人住在一起。每人只有一条毯子，垫的垫，盖的盖，两三个人合着睡。当时，不分等级，每人每月都是一块钱的“鞋子费”。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路走得少些，一个月穿不了一双鞋。战士们就不够了，一双鞋补了又补。我们常常把自己的“鞋子费”买来

鞋，给战士们穿。也没有什么你的我的，衣、被、鞋、袜等用品，不分彼此，谁需要谁就用。天气寒冷了，陈毅同志每夜总要起来查哨，帮战士们盖被子。行军中，干部战士们互相帮助，充分地表现了阶级友爱的精神。

陈毅同志很爱写诗，每到一山一水，就即兴吟诗，这些诗里都很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艰苦生活。像：

叹缺粮，三月肉不尝。

夏吃杨梅冬剥笋，

猎取野猪遍山忙。

捉蛇二更长。

捉野猪的次数不多，因为打枪容易暴露目标。在情况较稳定的时候，陈毅同志常在夜里带我们几个人去捉蛇和石鸡，有时还带我们去捣马蜂窝，捉马蜂的蛹吃。

陈毅同志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大腿盘骨负伤，伤口时常复发，爬山越岭很不方便，然而他不以为苦，不让人家知道。当时药品很少，主要用草药治疗。我们有一盒万金油，算是“万灵药膏”，不管什么病痛都用万金油抹一下。陈毅同志的伤口化了脓，也用万金油抹一抹。有一次伤口发得更厉害，他把大腿绑在树上，着人拼命挤，挤出了血水，扯些白布条抹上万金油，用竹签子一点一点塞进伤口去，旁边的人都不敢看，他却仍然谈笑自若。

我们也很注意学习，一有重要时事问题，就组织讨论。就是书太少，一本《左派幼稚病》和一本《列宁主义问题》，翻得破破烂烂，大家把它们当宝贝，封面裱了又裱，里面补了又补，行军的时候抢着背，住下的时候抢着读。很多时间是组织讲故事。讲故事能手要数陈毅同志。他的故事真多，永远讲不完。讲起刘玄德携民渡江等等故事来，还联系实际，加以阐说，真是有声有色。战士们常常给他吸引得忘却了时间，不断要求他：“再讲一个。”

游击队的生活既紧张也愉快，只要情况允许，终日歌声不断。除了少数中央根据地来的同志唱唱兴国山歌，主要是唱本地的山歌，很多人唱采茶戏里的爬山调是非常出色的，而大家经常唱的是《十二月革命歌》，我还记得其中一些词句：

正月革命是新年，

无产阶级笑涟涟，
好比笼中放鸟子，
脱了笼背出头天。

.....

(选自《星火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散文集》)

○熊述隆

井冈杜鹃红

在万紫千红、争奇斗艳的百花丛中，我特别喜爱那火红的杜鹃。自从去过井冈山，更使我忘不了那艳红如血，炽如烈焰的“井冈鹃”……

去年春天，我曾和几位同志，一道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山路，去攀登井冈山的五大哨口之一——桐木岭。

仲春三月，正是南方“无处不飞花”的时节。当年经受过炮火洗礼的井冈山，如今也早已披上了绚丽的春装。山路两旁，一些五颜六色的野花，迎风摇曳。然而，最多、最引人注目的，却正是那火红的杜鹃！它们有的一茎、两茎，三朵、五朵，像一簇簇的小火苗，跳跃着，燃烧着；有的一片连一片，铺地盛开，红得烂漫而炫目，怪不得人们又称它为“映山红”了。

都说，井冈山人爱把杜鹃花比作英雄的鲜血。的确，只要你凝视它，它真的艳红欲滴，犹如血花！更何况，当年的永新籍烈士帅开甲，就曾写下过脍炙人口的豪迈诗句：“记取章江门外血，他年化作杜鹃红”，以碧血哺春花的英雄气节，赋予了杜鹃花特殊含义……

登上桐木岭，我们不仅为它的气势所惊叹，更为在这海拔千米的峻岭上发现杜鹃盛开而振奋。所谓“无限风光在险峰”，这开在桐木岭上的杜鹃花，作为“险峰”

的一道“风光”，似乎也要格外美三分！

桐木岭，是当年永新通往茨坪的一条要道，两边悬崖高耸，地势十分险要。1929年1月，红军与白匪曾在此激战七昼夜，虽然敌众我寡，红军战士们依然以顽强的斗志，一次次击溃来犯之敌，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桐木岭的不屈尊严，也在井冈山史册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年红军修筑的工事，如今还依稀可辨，昔日的壕堑上面，现在开满了杜鹃花。我想，这“杜鹃”除了象征“鲜血”之外，也许我们还可以透过那红光闪烁的花瓣，联想到它宛如“星星之火”，在熠熠燃烧；微风拂来，花枝摇曳，又仿佛再现着“不周山下红旗乱”的动人景象！是的，从井冈山到延安的“飘飘战旗”，一直到新中国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前的五星红旗，“杜鹃花”始终以鲜红的本色，渲染着中国革命用“血与火”谱写的光辉历程！

在桐木岭，我们每人都心怀崇敬，选采了一束最红最艳的杜鹃花。这时，随着春风，山下忽然飘来一阵阵山歌声：“红旗满山崖，鲜花遍地开。二七年毛委员上井冈，星星之火放光彩！如今铁牛开上了桐木岭，公路飞绕黄洋界。井冈山哟容颜改，满山（那个）杜鹃迎客（呀）来！……”

质朴的山歌，透射着山区老表的豪情与热情，而井冈山人以“杜鹃”迎客，又总是那么由衷而自然！如果说，国有“国花”，市有“市花”，那么在他们心目中，杜鹃花无疑是井冈山最具代表性的“山花”了！而到过井冈山的客人，谁又会不爱上艳丽动人的杜鹃花呢？据说，不少外国友人也具有同样的心情，一位非洲朋友，就曾采下一束红杜鹃，动情地说：“等到我的祖国获得了自由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去看一看。如果那时看不见我，就到山上去找吧，那开得最高、最红的一朵，就是我的血花！”有一位美洲朋友，也曾从井冈山带去一包杜鹃花种子，他说，他要将这种子撒在他那饱浸血泪的土地上，让这象征奋斗的花来迎接渴盼已久的春天……

当然，我知道，在他们的土地上，现在还是坚冰封冻，阴霾密布。然而我也知道，虽然报春的杜鹃还未破土萌芽，但傲雪凌霜的梅花已经迎风怒放，“饥寒交迫的奴隶”们，为了独立与自由，“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而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美丽的红杜鹃，终究是要随着春天的来临而开放的……

这时，我凝视手中的杜鹃，不禁想起了毛主席的《咏梅》词：“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忽然觉得，“俏也不争春”的梅花，其实在春天已有了另一“化身”——那百花丛中的艳丽杜鹃，不正是“她”在春天里绽露的“笑脸”吗？！

（原载《解放日报》1973年1月1日）